

给西客站片区路名找规律,太难了

几十年前,济南差点有墨西哥路

在济南想开车到达目的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穿过层层修路大军,适应了跟实际相反的经纬路命名,终于开车挪到西客站片区时,你以为终于可以凭着路感自由驰骋了。但是面对五花八门的山东省17市命名大道路,想必已经晕了。

本报记者 张九龙

齐鲁新门户 兄弟城市都得露个脸

事实上,对于西客站片区的路名,一直以来,市民的争议都很大。济南市民政局区划地名处有关人士表示,济南市曾公开征集西部城区道路名称,在征集活动中,市民也想出了一些“点子”。“不少老百姓认为济南历史文化悠久,应该以济南的老城门命名道路,有人建议用最能代表济南特色的名泉为西客站道路命名。”这位负责人说,当时也有市民提出了用省内城市名称命名,后来由济南市地名协会专家委员会讨论,才最终确定方案。

“齐鲁新门户、泉城新商埠、城市新中心”,这是西客站片区的定位。济南民政局地名办工作人员曾就此表示,西客站片区坐落在济南,但济南是

山东省的省会,西客站不仅是济南的门户,更是山东省的新门户,代表着山东的形象,具有名片效应,所以在命名的时候,除了考虑到济南外,还要与其定位相结合。“以兄弟城市名字命名道路,既体现济南的大气,也体现济南的好客,更体现济南以窗口的形式向所有人展现山东的风姿。”地名办工作人员曾指出,在西客站片区20多条道路中,主要以17城市名字命名,也有一些是根据特色文化和地理风貌来命名的,如顺安路。这条路在西客站的后侧,是乘客上车下车的必经之路,天津地北的乘客从此经过,济南人祝福这些乘客们顺顺利利平平安安,“顺安路就是寓意顺利平安的意思。”

规律不明显 主要得靠死记硬背

然而,话是这么说,可真当走在西客站片区时,人们还是

很容易被搞得晕头转向、一头雾水,因为这些道路的分布几乎没什么规律。

在最近的电视问政节目上,槐荫区相关负责人介绍了个辨别的小窍门:沿海城市大多是东西方向,内陆城市大多是南北方向。然而这种“规律”也并不算普遍,大概沿海城市命名的青岛路、烟台路、威海路、日照路比较守规矩。

而在后来第二批命名的那些道路里,这条规律也被打破了。比如东营路,北起清源路、南至烟台路是条南北方向的道路,但东营毫无疑问是沿海城市。再比如东起腊山河西路、西至齐鲁大道的聊城路,东起二环西路、西至齐州路的莱芜路,都是东西方向的,但聊城、莱芜都是内陆城市。

其实,以城市名命名道路名的现象在许多城市都普遍存在,要想找出命名规律来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无非是以道路的不同宽度,来代表城市

的不同等级。此外,按照各城市在现实空间中东西南北方向的分布情况来命名的也确实存在,然而这也不意味着是件好事,毕竟,要想把各城市在全国地图的相对位置了然于胸,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还不如干脆死记硬背。

您就知足吧

济南差点有墨西哥路

其实,西客站这种情况在济南也并非头一遭。1929年7月,济南曾提出“南展北展”问题。市长阮肇昌发布《建设新济南整个计划》,称“济南为古代文化发祥地,但商业发达乃最近三十年的事情,其主要原因为津浦与胶济两千线之完成,本市适当两路之交点,陆路交通已极便利,水路方面由小清河可直达渤海湾,故本市发展趋势系由旧城西移于商埠。今后最繁盛地区当为商埠至泺口间之北展界。”

1932年,济南市政府设计

委员会将北展界称为“模范市”(后称“模范区”),南展界称为“模范村”。“模范市”规划,仍以义威路(为纪念“五三”惨案时改名五三路)为主干道,其东设纵路2条,其西设纵路5条;小清河以南设横路12条,以北设横路4条。市中心移至北商埠,成丰桥与济泺桥之间设一椭圆形地带为政府办公区。除市政府所在的行政区外,其他尚有商业区、工业区、小工商区、住宅区等。金牛山与小清河之间地带辟为公园区,并计划将药山辟为大公园。

北商埠的道路与老商埠以经纬命名不同,除位于中心的北京路,其他都以外国的国名和城市名来命名。如墨西哥路、安哥拉路,以及巴黎路、华盛顿路、柏林路、伦敦路、罗马路、维也纳路、马德里路、里斯本路等。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现着观念的开放。

看来,最好的办法就是死记硬背,习惯成自然了。

老建筑“小广寒”,光重修就花了800多万

民间资本,让“小广寒”活过来

有过切肤之痛 没犹豫就交了定金

经三小纬二路拐角处,一座老建筑总是引得行人驻足观看,不时有人在此拍照留念,它便是济南最早的电影院:小广寒电影院。如今,这里是一处电影主题餐厅,同时是济南小广寒电影博物馆,还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六年前,这里却是一堆破砖烂瓦,门头贴着白色的瓷砖,外人丝毫瞧不出这是一处老建筑。

“小广寒”的涅槃重生源于两个人:李建军是内蒙古汉子,主营餐饮业,王建宁则是一名专业设计师。

下决心拯救“小广寒”,是因为他们曾经有过切肤之痛。2005年,李建军用经八路的一座老宅子经营了家餐厅,而那座房子曾经属于济南著名的苗氏家族。然而,随着自由大街片区改造,老宅子被拆掉了,看着院子里那棵一百多岁的金银花树倒下,屋顶被掀掉,李建军无比痛心。

2008年,市中区相关部门计划对“小广寒”进行修复,而当时的“小广寒”还只是一处登记在册的历史建筑,尚未列入文保名录,引入社会力量和民间资本进行保护性开发的政策约束较少。

这种保护性开发当时在济南还是个新理念,此前只有纬六路老洋行用过,能不能搞成谁心里也没底。事实上,直到现在,民间资本对老建筑保护仍然望而却步,政策容易变动、文保规定严苛、投入与回报不成正比、缺乏扶持政策都是“拦路虎”。

倒退几年,提起“小广寒”,不少老济南也不明所以,而如今,这座百年老建筑已经成为老商埠的文化地标。老建筑保护是世界性难题,单靠政府的力量显然不够,需要形成多方合力,“小广寒”的华丽转身无疑是社会力量介入的一个样本。

文/片 本报记者 张九龙



大大超乎了两人的想象。

老建筑修复的基本原则是修旧如旧,可这又谈何容易,光找材料就费了大功夫。2008年前后,济南正在大规模进行棚户区改造,不远处的普利街片区成了李建军眼中的物料“富矿”。

“我们当时在那里收购了老石头、老木头、老砖,其中有一座老式的石头房子,是我们购买的最重要的材料。”可就在准备拆老房子的时候,山东建筑大学古建筑保护学者姜波找到了他,并告诉他那座建筑是日伪时期日本的特务机关“凤

凰公馆”,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前后“交锋”了五次,李建军终于被打动了,得知老建筑要被平移到山东建筑大学进行保护后,他痛快地将老房子无偿捐赠了出来。

除了物料,专业的设计也非常重要,既要最大程度地尊重历史、尊重老建筑,又要运用现代设计理念和空间技术,同时兼顾着实不易,王建宁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起初是想做个人工作室,后来随着对老建筑的历史认识加深,特别希望把它做成一个能够展示给公众的作品,传承它的文化和情怀,

反反复复进行了设计修改和打磨。”王建宁表示。

为了修旧如旧、精益求精,“小广寒”单单门脸就做了三遍。第一遍,是把前些年贴的白瓷砖先清理掉,暴露青砖,李建军和王建宁不满意。第二遍,施工人员把门脸建成了平面型的,这依然让李建军和王建宁难以接受。“老建筑是巴洛克风格,弄成平面太不自然了,经过反复考证,最终我们让施工队员重新改造成了圆弧形。”李建军说。几年之后,“小广寒”早期的图片被发现,印证了两人当初的判断。